



桃子樹下

張澤易著

8
C. 3

目 錄

桃子樹下……………一

共產黨員許海天……………二四

老李和小李……………七一

桃子樹下

這是一年的春天，

有一件事發生在沂河邊——

俗語說：

「沂水不見面，

見面一大片。」

一個浪頭要搶去一碗飯，

一千個浪頭要吞沒萬頃良田，

沂河兩岸多災難，

兵慌、馬亂，

百姓受煎熬。

沂水河，彎又彎，

一瀉奔流不復還，

天災、搶去飯碗，
蔣災、血流成河屍如山，
扶老攜幼離田園，
家家戶戶斷炊烟。
村莊上、扔棍子打不到人，
大白天、鬼影子也難看見；
人不種地，牛不耕田，
荒草長起二尺半。

張家山下有一座小桃園，
一位老大娘住在山邊，
你要問她家業有多大？
這桃園就是她的全部家產。
桃樹好比搖錢樹，
樹上的桃子就是她的鐵飯碗。

你要問她家有幾口人？

她是：

無依無靠，孤孤單單，

幾棵桃樹作老伴。

想起從前啊！

最喜不過三月間：

李花白靄靄，

桃花紅豔豔，

蜜蜂勤採蜜，

蝴蝶懶姍姍，

小桃園的桃花映紅半邊天。

到四、五月呀，

桃園掛滿了小紅燈，

小桃樹變成了小老人，
一個個被壓得背駝腰彎，
總還是挺胸膛硬稱好漢！
說笑吧？又實在有些兒埋怨；
說哭吧？又實在有些兒喜歡。
你倘若要嚐一口哇——
說甜、能賽似蜜餞，
粉嫩的肉，和雅梨一般，
鮮紅的顏色，好像嬰兒的臉。
誰看着不掉出兩滴口水呀？
誰聽着會不把唾沫往下嚥？
大夥都搶着來購買呀，
那怕是多出些價錢。
人家都說老大娘的福份好呵，
祖輩遺留下這份家產。

不幸啊！

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

反動派的隊伍來到張家山，

高興燒、他只要點起一把火，

高興殺、他只要瞧着誰不順眼；

看着好東西，（壞東西也行）

他就要順手牽羊！

瞧着大姑娘，（老太婆也一樣）

饑涎拖有三尺三。

這真是：烏雲遮着太陽的臉，

反動派想一手遮大天。

你聽啊？

沂水河悲悲切切的哭訴，

她暗自在那裏嗚咽。

日日防火，夜夜防賊，
老大娘在桃子樹下作針線，
東張張，西看看，
就怕那些狗彘的，
搶去了她的搖錢樹，
打破了她的鐵飯碗，
砍斷了她的命根子，
摘去了她的心和肝，
她低聲的念着咒語：
「老天爺保佑吧！
一砲把這些龜孫子
送到鬼門關。」

啲！看那邊——

一個頂牛屎帽子的小雜種來了：（註一）
衣服短到肚臍眼，
褲角只到大腿灣，
鷹勾鼻子三角眼，
蒲扇耳朵翹上天，
望着桃子流饑涎，

他順手摘下一個桃子，

一口咬去一半，

噦哩呱啦說鬼話：（註二）

「丟那媽，豬八戒吃仙桃，

（註一）蔣匪的軍帽上面很大，老百姓就

叫他「大帽子」，「大燒餅」，

或「牛屎巴巴」。

（註二）指他是南方人，說話老百姓不慣。

好像登了玉皇殿」。

一邊吃，一邊滾，
兩個布袋都裝滿，
調轉屁股往回走，
鼻子裡哼出「小寡婦五更嘆」。

老大娘急忙跑上前，
雙手拉着他的衣裳邊：

「老總呀，

可憐可憐我苦老婆子吧！

求求你隨意賞幾個錢，

換一點高粱

喝口紅米飯。」

小雜種——他：

哼一哼鷹勾鼻子，

瞪一瞪三角眼，

豎一豎驢子耳朵，

沉一沉畜牲臉：

「吃你兩個桃子，

就想要老子的錢，

你沒看見老子穿的是二尺半？

老驢貨要同老子睡一覺，

還不要捧着雙手要銀元？」

老大娘抖顫顫，

磕頭如搗蒜：

「我就是一個孤老婆子呀，

孤苦伶仃無靠山，

隨老總去幾個錢吧，
不看金剛看佛面。(註三)
那家沒有個老和少哇，
你家還記同別人不一般？
不修今生修來世，
炮子子呼呼沒長眼。
.....

那狗雜種——他：
嚮一嚮鼻子，
瞪一瞪眼，
搵一搵耳朵，
沉一沉臉：
「老東西，真混蛋，

(註三)意指看着菩薩的面上，鄉村俗語。

給路你不走，
給臉不要臉，
來！賞你一頓鍋貼當午飯。」

可憐啲，老大娘，
有屈無處伸，
有冤無處喊，
有苦說不出，
啞叭吃黃連：
「你這該死的小畜生啦，
老天爺長了眼，
你欺老娘年紀大，
解放軍回來
會替我把賬算。
我記住你啦：

鷹勾鼻子，三角眼，

.....

又是一年的春天，
早霞燒紅了東山，
男人下地，女人送飯，
小孩騎在牛背上
唱起山歌，響着牛鞭，
春風吹來軟綿綿。

李花開了，開得更鮮，
桃花開了，開得更豔，
蜜蜂唱得更好聽，
蝴蝶舞得更好看，

今年的春天

好比一瓶高粱酒，

醉倒了多少大量漢！

千條大河變成路，

千年蒼海變成田，

水流千載歸大海，

解放區的天，是

晴朗朗的天。

眨眼又到五月間，

小紅燈又掛滿了小桃園，

小桃樹又被壓得背駝腰彎，

今年的桃子比去年更嫩，

味兒比往年都甜，

最喜人的還是那鮮紅的顏色，
她會教你看着就流饑涎。

月亮有光靠太陽，
窮人依靠共產黨，
猴子上樹有了靠山，
老大娘又在桃子樹下作針線，
東不要張，西不用看，
低下頭來補衣衫，
銀絲頭髮光閃閃。

啲！什麼時候
來了一位解放軍的同志呀！
身材不過三尺三，
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

寬寬的耳朵、長長的臉，

口音有些蠻，還能聽懂一大半：

「大娘呀，賣幾個桃子
給我吃着玩。」

大娘說：

「自家園里長的東西不稀罕，
隨便摘幾個吃吧，

咱們可不能要同志們的錢。」

同志說：

「大娘辛苦種桃園，
指望着生意吃碗飯，
不要錢的買賣
解放軍可不能幹。」